

古代的巴蜀

童恩正

学术文集
XUESHU WENJI



重庆出版社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chuan

This volume contains two categories of books and articles by Professor Tong Enzheng.

First, it includes articles dedicated to his two mentors; one such article is in memory of professor Meng Wentong. Professor Meng Wentong was a distinguished historian. He had provided invaluable advice to Prof. Tong in terms of academic analysis and research approaches. The other such article is a biography of professor Feng Hanji. Professor Feng Hanji was a distinguished archaeologist who had studi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his early years. As a result, his rationalization and teaching style had been influenced by western culture. Professor Feng Hanji guided Tong Enzheng into the field of archaeology and exposed him to the western academic research, which might have motivated him to learn English and to conduct research abroad for many a time. From these two articles, we can clearly perceive the roots for all the academic research of Prof. Tong Enzheng.

Second, this volume also includes Prof. Tong Enzheng's research articles on th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in Sichuan area. They include *Jade Objects from the Guanghan Site*, *Cist Tombs of the Upper Minjiang Area* and *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Slate Tombs in Northwest Sichuan*, two systematic studies of slate tombs discovered in the plateau area of northwest Sichuan. They also include a detailed study of the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between ancient Sichuan and the outside world, the ethnic composition in ancient eastern Sichuan, the ethnic identification of the owner of the slate tomb in southwest Sichuan and the famous "Bashu" character in ancient Sichua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chuan (Ancient Ba - Shu) is a systematic research results during Prof. Tong Enzheng's early study of the Sichuan area. The book, which was writte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ublished immediately after, inevitably carries the signature of that period,



However, during that period, even among the academic élite, most scholars stopped their research. In contrast, Prof. Tong Enzheng continued his study with great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Even though some of the academic viewpoints from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chuan* were restrained by the special circumstance of that period – some of which had been later corrected by the author, it is still an excellent book to help readers to study and understand ancient Sichuan. In addition, *The Ancient History of Sichuan* also provides invaluable inform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academic ideolog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序 言

[美]张光直

《童恩正学术文集》是研究中国西南部古代史与民族学内容最为丰富、观念最为新颖的一个文集。童先生的老师是冯汉骥先生，从冯先生那里童先生受得的教育是广泛的，是人类学的，但是童先生比起他的老师来，做了进一步的质的突破。

《童恩正学术文集》三卷各有特色。第一卷讲古代的巴蜀。四川东部的巴和西部成都平原的蜀，是构成日后四川文明的两大分支。近年来，尤其是成都的崭新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蜀的文明增加了很多新的问题，怎样解决这些新的问题，童先生近年来是一直放在心里面的。

第二卷西南民族考古研究是童先生近十多年来集中力量研究的主题，他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贡献和对中国南方古代文明重要性的认识，是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的中国文明起源新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中国南方的文明立基于它的农业，童先生在本书第三卷对中国南方农业已有的资料重要性作了详实的讨论。

第三卷对文化人类学研究，除了对摩尔根批评以外，中国古代酋邦制度、巫和酒与商代灭亡的关系，都是很有意思的文章，令人屡读不倦。

童恩正先生是我的好友，我当然对他的作品可能有偏见，但是，



读了这本文集,没有一个人不为这个 62 岁身体,32 岁精神的中国少有学者的早逝而叹息。童先生在“文化革命”期间被迫浪费了很多时间,自从 1982 年以来就拼命工作,似乎是想用“拼命”来弥补失去的时间,也许因此,他过早地结束了人生的旅程,但是《童恩正学术文集》被留下来作为证人,证明这一代人之中有像童先生这样的学者。

1997 年 8 月 26 日



再版序

[美]许倬云

童恩正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才子,不仅学术工作甚为卓熟,还能出其绪余,发为文学作品,其科幻小说还摄为电影。我在1982年初识恩正,即深佩其才思敏捷,学问渊博。与恩正谈话,是十分愉快的事,完全是举一反三、闻一知十的境界。

1989年,恩正旅居海外,他栖居匹茨堡5年之久,到1995年才赴威斯里安大学讲学。其实,在此时以前,他也曾慨允我校邀请,来匹城讲演多次,屈指数来,我们订交不下15年。尤其在匹城时期,有时在研究室中,有时在校区草地上,也有时在他家或舍下,我们颇多长谈。谈的题目,古今中外,随兴所至。今日回想,人生一世,能够剧谈而不倦的朋友,其实难得。中国俗谚“谈何容易”,也无妨有此一条别解。走笔至此,不禁泣下!

恩正著作甚多,在专著范围内,其探讨所及,大都为中国西南考古与民族学的研究等文。以我外行人的观察,恩正中心思想是以中国西南地区当作一个文化区。这一文化区内,其文化特征具有相当的共相,而各地分区又有表现特色的殊相。对外而言,中国西南地区,上通草原,下达缅甸。在缅甸方面,中国西南地区可以与印度洋



地区交接；而在越南方面，又与华南及南海相通。

上述恩正的理念，可与苏秉琦先生文化区系类型的观念互相发明。80年度，恩正曾有西南丝道的研究计划，当然也是为了探索中国西南对外的通道。自从汉代张骞注意到蜀中与身毒（印度）的贸易，汉人开通西南夷以来，这条通道虽然从未阻断，“中原中心论”的学术界却也从未认真研究这一通道的具体情形！最近四川金沙遗址所出土的文物，填满了三星堆文化与滇文化两者之间的联系。恩正地下有灵，当又会为之浮一大白。

中国西南的南北溪谷，民族繁多，各地文化之间关系也错综复杂。费孝通先生曾谓，这一藏缅走廊，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迩来，现代人类的非洲起源论，十分引人注意，或谓现代人种，由此线移入中国。我们在此虽然不必有所论断，然而，这条通道的确有不可忽视之处。不论族群移动，或者文化交流，中国西南万山重叠，这几条河川的纵谷，当是南北来往频繁的通道。恩正的理念，应为后学继续探索的指南。我盼望中国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的同人，借助基因研究与语言分歧断代的新工具，为恩正已发轫的课题，更进一步，庶几发千古未解之覆。

恩正曾有一篇长文，讨论由中国东北延伸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带，及其生活方式与中国本部农业文化的差异。他特别注意到中国北方高纬度与西南高海拔之间，具有类似的生态条件，为此东北与西南的农牧二业，有其相应的生活形态。恩正这一长文，在中国考古学界，当是注意生态的重要文献。中国考古学数十年的累积，于地层学及分类学，都有可以称道的成绩，但是微观考古学的成就上，还须有宏观的视野，作为比较与整合的理念。恩正半月形地带



的大文,应为今后学者研读的经典,庶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恩正文集中,各类论文,时见珠玑,胜义频现。上述两点,只是举出其中一二而已!仍盼读者多多采撷,必有所获。恩正弃世,也已8年。若仍活着,今日他也还未过70岁。高明鬼瞰,英才天妒,这也是自古以来常常令人扼腕长叹之憾事。所幸他的理念,长存于著作,足以启发后人。学术本是一代人一代人接力的工作,恩正文集再版,即是等待后来的接棒人。

许倬云谨序

2004年于匹城



目 录

1 序言 [美]张光直

1 再版序 [美]许倬云

古代的巴蜀

3 前言

5 第一章 古代的四川

9 第二章 巴族早期的历史

20 第三章 巴族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26 第四章 巴的社会经济

32 第五章 巴国境内的各种民族

44 第六章 蜀族早期的历史

55 第七章 开明族在蜀国的统治

67 第八章 蜀国境内的各种民族

82 第九章 蜀的社会经济

92 第十章 巴蜀的文化

103 第十一章 秦灭巴蜀

116 第十二章 秦汉时代巴蜀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

论文

131 精密的考证、科学的预见

——纪念蒙文通先生



- 138 冯汉骥
- 143 记瞿塘峡盔甲洞中发现的巴人文物
- 145 从四川两件铜戈上的铭文看秦灭巴蜀后统一文字的进步措施
- 150 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
- 160 岷江上游的石棺葬
- 183 四川西北地区石棺葬族属试探
——附谈有关古代氏族的几个问题
- 192 四川西南地区大石墓族属试探
——附谈有关古代濮族的几个问题
- 203 略论秦汉时代成都地区的对外贸易
- 208 试谈古代四川与东南亚文明的关系
- 222 古代巴蜀示意图



古代的巴蜀



前言

噫吁噉，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李白这一首脍炙人口的《蜀道难》诗，形象地概括了过去的人们对于四川地区的看法。在这里，诗人描绘了渺茫的古代历史，险阻难越的山川，为远古的四川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实际上，这除了有诗人的想象和夸张以外，也还牵涉到由于当时知识的局限而产生的误解。四川古代的历史，作为伟大祖国历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实并无特殊之处，它同样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再由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的过程；而居住在这块富饶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在开发祖国、建设祖国的事业中，也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即以和其他地区的交通而言，古代的四川也并非如诗人所描述的那样与世隔绝。早在历史发展的黎明时期，即人类社会的石器时代，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已经与祖国中原各地有了经济文化的联系，他们或顺长江东下，或越秦岭北上，高山大河的阻隔，并不能妨碍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友谊。这种历史事实，不但有后人的追忆，还得到了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的证明。

四川至今简称为“蜀”，而川东地区则又称“巴”，所谓“巴山蜀水”、“巴蜀沃野”一类的词句，久已为人熟知，但关于它最早的含义，则不一定为人所了解。从历史资料来看，“巴”和“蜀”最初是四川古代两个部族的名称。从春秋到战国时代，蜀族以今成都一带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割据的奴隶制国家，而巴族则以今重庆一带为中心，建立了另外一个奴隶制国家，于是“巴”和“蜀”就变成了国名。公元前316年，秦国出兵灭掉了巴蜀，在这里设置了巴郡和蜀郡，这样，



“巴”、“蜀”又成了地名,并且一直沿用到现在。

在以下的正文里我们准备向读者介绍的,就是四川古代史中的一个片段——巴、蜀两国的兴衰史。在社会发展的分期上,它相当于奴隶社会;在考古学的分期上,它相当于铜器时代。这是一部充满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一部劳动人民在奴隶社会里受苦受难和反抗斗争的历史,也是我们的祖先战胜大自然、开发四川的历史。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巴、蜀的人民并没有留下任何可以辨认的文字,而后人对巴、蜀历史的追记也十分简略,并且在长期封建社会的流传中颇多佚失。这样,就为我们系统的叙述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为此,我们即使尽可能地利用了历史记载、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也参考了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但在某些问题上仍然不得不留下空白,而另一些地方则只能停留在推测上。对于本书的这一缺陷,只有留待将来发现更多的新资料时再行弥补了。

尽管由于资料的限制,本书不可能提到创造古代巴蜀历史的人民英雄的具体名姓,但是我们涉及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每一业绩,都将闪烁着劳动人民集体英雄主义的光辉,它是劳动创造世界,奴隶创造历史的见证,是一首众多的无名英雄的颂歌。



第一章 古代的四川

四川是我们祖国的一个省区,它位于我国的西南部,南界云南、贵州,东接湖南、湖北,北邻陕西、甘肃,西至西藏,西北连青海,在北纬 26 度至 34 度,东经 97 度至 110 度之间。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约和法国的面积相当,人口 8000 多万,是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

在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著作《禹贡》中,称四川地区为梁州。周代主要为巴、蜀两国所割据。秦代改为巴郡和蜀郡。汉初又增加广汉郡。汉武帝时,在今阿坝藏族自治州、雅安地区、西昌地区、凉山彝族自治州、宜宾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再设置了犍为、沈黎、汶山、牂柯、越嶲 5 郡,统属益州部。东汉时仍称益州。三国时属蜀。从晋代开始,将这里分为梁、益二州。唐代改益州为剑南道,梁州为山南道(以后山南道又分成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梁州属山南西道)。

关于四川的得名,大约是从宋代开始的。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一《四川》条:“唐时剑南一道,止分东西两川而已,至宋则为益州路(原注:后改为成都府路)、梓州路(原注:后改为潼川府路,即今潼川州)、利州路(原注:今保宁府广元县)、夔州路,谓之川陕四路。后遂省文,名为四川。”又《四川通志》卷二也说:“咸平四年,分置益、梓、利、夔四路,总曰四川路。”自从四川的名称出现以后,几百年来就基本上没有更易,元代称四川行省,明代称四川布政使司,从清代起就称四川省了。

四川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非常优越,自古以来就十分适合我们祖先的劳动生息。东部的盆地区是四川的主要部分,这也就是著名的四川盆地。盆地周围高山环绕,西部为邛崃山,北部为大巴山,南部为大娄山,东部为巫山。盆地内有连绵起伏的浅丘以及我国西南最大的平原——成都平原。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雨量丰富,适于农业耕种。长江及其支流嘉陵江、涪江、岷江、沱江、乌江穿流其间,给古代人民带来了舟楫灌溉之利,又是经营渔业的好场所。盆地矿藏资源丰富,就古代人民可以利用的而言,有铁、铅、金、铜、



汞、井盐等多种。除此以外,盆地还盛产油桐、柑橘、漆树、五倍子、乌柏、油茶等经济林木,可以满足古代人民生活各方面的需要。

四川的西部属于高原地区,位于青藏大高原的东缘,平均海拔在3 000米以上。沙鲁里山、大雪山、邛崃山等山脉逶迤而南,为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等急流割裂而成深邃的峡谷,构成一片高耸壮丽的山河景色。高原上遍布松、杉等原始森林,栖息着众多的野生兽类,如野牛、野马、野猪、熊、黄羊、羚羊、豹、猴、狐狸、麝、鹿等;而一望无际的草原,又是牦牛、马、羊繁殖的好地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众多的狩猎和畜牧民族活动的场所。

综观四川全境,既有巍峨的雪山,又有深陷的峡谷,既有起伏的丘陵,也有富饶的平原,加以海拔高度悬殊,气候垂直变化显著,因而动植物种类繁多,几乎包括了从寒带到亚热带的各种特点。这种丰富多彩的自然条件就为古代各种不同生产力水平和不同经济类型的民族劳动生息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来看,四川所处的环境也是很有特点的。就南北方向而言,它恰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巨流之间,亦即中国古代两大文明发展的地区之间,既是我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成为我国南北文明的汇聚之区。就东西方向而言,它正当青藏高原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地带,又是西部畜牧民族和东部农业民族交往融合的地方。这种地理位置的特点,就使四川自古就有众多的民族迁徙栖息,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就有一些西方的学者或传教士在四川进行了初步的考古调查工作。但是或由于资料的限制,或由于阶级的偏见,他们一般都将四川的历史推得很迟,认为在这里古代没有文明,甚至没有人类居住。如1925年,美国中亚考查团的纳尔逊曾在川东长江沿岸作过调查,他的结论是这一带没有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极为稀少^①。又如1937年,瑞典人安特生在雅安一带进行调查,也认为这里没有旧石器的痕迹^②。

事实证明,四川的历史,与祖国其他地区的历史一样,是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时代的。1951年,在修建成渝铁路的工程中,我国的工人和科学工作者在资阳黄鳊溪发现了许多哺乳动物的化石,其中包括一个人类头骨的化石,以后在学术上即正式命名为“资阳人”。据研究,“资阳人”应属于新人类型,为一女性,年龄在50岁以上,其生活的时代约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后期,绝对年代在距今数万年至十余万年之间^③。“资阳人”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发现的最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也是长江流域广大地区之内第一次发现的



旧石器时代人类化石。它的发现,以确凿的事实修正了过去所谓的“四川无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传统说法^①。

除此以外,1956年在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的下层,还曾发现过5件打制石器^②。1972年,在汉源县富林镇发现过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石片、石核、炭屑、树叶印痕、哺乳动物化石等。据初步研究,其时代当属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期或晚期^③。这些发现都预示着今后在四川境内进一步发现化石人类的希望是很大的。

四川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更为广泛。除成都平原以外,东至三峡地区,西北至甘孜州、阿坝州境内,西南至安宁河、雅砻江流域,均有发现,据初步统计约在数十处左右。其中最著名的如巫山大溪遗址,经1959年和1975年两次发掘,共发掘墓葬214座。出土器物有石斧、石镞、石凿、网坠、鱼钩、箭镞、纺轮等生产工具;釜、罐、簋(音轨)形器、曲腹杯、碗、豆等生活用具;耳坠、玦、珩、璜等装饰品。这些出土器物代表了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都有关系,对于研究巴文化和荆楚文化的起源,有重要的科学价值^④。1964年在理县建山寨和汶川姜维城发现了彩陶,纹饰与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相似,证明川西北与黄河中上游地区自古以来即有紧密的联系^⑤。1975年有关单位曾在西昌安宁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数处,其特点与当地铜器时代文化有相承袭之处,可能代表了汉代“西南夷”文化的先声^⑥。

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国众多的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长久的历史”。^⑦四川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的复杂,证明从远古的时候开始,这里除了汉族的先民以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在活动。在开发四川的艰巨斗争中,各族人民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他们在四川的山谷、平原和丘陵上与大自然进行的长期不懈的斗争,终于促进了生产的发展,使四川的历史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阶段而进入了阶级社会。以后在川东和川西建立起来的巴、蜀两个奴隶制王国,就是在这种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远古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注 释:

① 纳尔逊:《中亚考察团扬子江峡谷地区调查笔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印。

② 安特生:《西康之地理和考古研究》,《远东博物馆馆刊》1939年第11期。

③ 裴文中、吴汝康:《资阳人》,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④ 关于资阳人的时代,学术界目前尚有争论。在进一步的科学鉴定作出以前,

